

上海闵行区孝子刘顺明又遭迫害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上海报道）上海闵行区法轮功学员刘顺明于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二日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闵行区看守所，至今已经有一个多月。近九十岁母亲瘫痪在床，盼儿早归。

刘顺明母亲身体瘫痪在床已经五年多了，多数晚上都是刘顺明一个人在照顾，他母亲情绪不稳定，有时一晚都要起床十几次，这需要刘顺明起床伺候，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而他白天还要上班。五年多来，刘顺明没有叫过一声苦，没有抱怨过一句。

刘顺明本是马桥卫生院职工，原住上海市闵行区马桥新村四号三零一室，后来买房住进了敬南小区。一九九六年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刘顺明改变了原来自私自利的观念和行，变得处处为人着想，对老人对家庭一心一意，人也变得谦和大度。他父亲曾说：“四个小孩，第二个（指刘顺明）以前最让人不放心、最操心，现在让人最放心……”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刘顺明因坚定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被当地派出所、居委会、单位不断的骚扰、跟踪、监控，多次被非法拘禁在派出所，两次被非法关入洗脑班（黑监狱、集中营），两次被非法关入看守所，被非法判刑关提篮桥监狱共计有四年二个月五天，差一点被迫害致死。

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一日刘顺明被马桥派出所、居委会、单位诱骗绑架，在卫生院门口被一警察和保安按在地上抽去皮带，在青浦洗脑班被非法关押两个月，期间被暴力强制抽血，在铁床上被捆绑过，受尽折磨，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二零零三年五月九日刘顺明被

奉贤区“610”绑架，在派出所一警察抓住他的头发在地上拖来拖去打，体罚叫他跪在地上好长时间。一警察抓住刘顺明腹部衣服用拳头推打，嘴里还说，“我们人民警察不允许打人……”。

被关押期间，一天晚上看守所两个警察对刘顺明说没坐好位置，对他大打出手，反铐手铐‘开飞机’拳打脚踢，说让他蹲下去就不打了，他没蹲。回到监房之后里面的犯人对刘顺明说：“我们商量好了，法轮功要是被关禁闭我们明天集体绝食抗议营救法轮功。”他很感动。

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后，刘顺明被转入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迫害。第一天犯人把他带到狱警值班室让他在门口喊报告，刘顺明说我不是犯人，没有罪，不喊报告。进门后，刘顺明把小凳子放在地上，狱警李敬敏一脚把小凳踢得远远的，凶恶的喊着让他蹲下，刘顺明不蹲，恶警就拔出电棍要电他。刘顺明被关在小号房里，蹲在地上有十天左右，一天有十几个小时，不能站起来，两腿像散架一样难受。

在监狱，刘顺明被迫做奴工，吃的是霉饭，一段时间不让买生活用品，有时还不让喝水，三点三个平方小牢房里，两个犯人白天黑夜轮流监控刘顺明的一举一动。犯人可以外面跑来跑去有小自由，而刘顺明不能动，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正常睡眠常常被剥夺。犯人受警察指使，打死打伤法轮功学员，被认为表现好，减刑快。而同情、善待法轮功学员反而被认为表现不好，被处分。

刘顺明被长时间罚坐塑料小方凳，腰背挺直，两脚并拢，手放在膝盖，目视前方，一动不能动，不让站起来。不见阳光，全身皮肤溃烂，屁

股烂得血肉模糊，疼得好像坐在针尖上，还得坐。垫在内裤里好几张卫生纸一会就被脓水浸透了，浑身奇痒。还被罚站，一站就是几天，额头、鼻尖、腹部、脚尖要顶着墙一动不能动。

刘顺明无数次被毒打，被打的痛的睡不着觉、翻不了身。肋骨被打伤，还不能说是被打的，要说是自己摔的，腿被打的紫黑一片，肿的像水桶一样粗，走不了路。一次被打休克，两腿抬不起来，有时站着腿一软就倒下了。警察和犯人也知道酷刑是见不得人的，所以打人时把电视声音开的最大，门口几个人堵着，不让外面人看到、听到被打的惨叫声。

二零零八年奥运期间对法轮功学员全国大抓捕，四月二十四日中午刘顺明在单位又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到闵行看守所。一次警察对刘顺明说：“你妻子来过了，给你送来钱和衣服，说你是好人、老实人，希望我们不要打你。”警察对刘顺明妻子说不会打他的，其实刘顺明刚被打过，因为他不肯像小狗一样蹲着吃饭，恶徒对他喊叫着、骂着，朝脸猛击几拳。二十几天后刘顺明又被转入到青浦洗脑班继续关押。刘顺明这次在看守所和洗脑班加起来共被非法关押有六个月零五天。◇



■酷刑演示：罚坐塑料小凳子

从新华社炮制的三起恶性诽谤案件看鲁炜的落马

【明慧网】11月21日晚，中共新华社通报了中共宣传部副部长鲁炜涉嫌严重违纪被查的消息，民众中叫好声一片，原因是鲁炜身兼网信办主任之职，是千夫所指的网络监控的主要责任人。至于鲁炜落马的原因，分析多指是听命于刘云山，给新政制造麻烦所致。其实，从所有落马高官无一不是因为迫害法轮功遭报应这一点来看，鲁炜的落马有着被掩盖的迫害法轮功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从鲁炜的履历表上看，2001年底至2002年初，是他被重用提拔的最关键时期。从2001年10月他从广西上调任职新华社副秘书长始，一路绿灯，每一至两个月就高升一次，至次年3月，仅五个月的时间，就已经飙升到核心党组成员兼新闻信息中心主任的职位。而2002年前后，正是江泽民对一批卖力迫害法轮功的打手集体提拔重用的关键时间点，如刘云山、李东生、周永康三人都是因为迫害得力在这一年同时提升至要职。刘、李和鲁炜都是文宣口的人，几乎同时擢升就可见江氏当年对笔杆子的重视。鲁被快速安排到重要职位，一则说明他在这场迫害中听话；二则说明被江泽民集团给予了厚望。

新华社作为中共重要的喉舌之一，在迫害法轮功中从头至尾都起着带头作用。自迫害法轮功始，新华社及新华网就大规模编造了对法轮功进行诋毁和诽谤的文章，仅2000年1月至2003年10月，诋毁文章就达522篇之多。鲁炜担任新闻信息中心主任之初的2002年，诋毁文章明显比头一年增加，1到3月份，每个月都有十几篇造假文章出台。

在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中，有三大恶性诽谤案件是在迫害难以继的时候被炮制出来，用以煽动仇恨并成功使迫害升级的，那就是“天安门自焚”伪案、“精神病患者傅怡彬杀人案”、“浙江毒杀乞丐案”，除了“自焚”伪案是新华社和 CCTV 联手制造



的，后两个都是新华社独家炮制的。也就是说，三案都出自新华社之手。

“天安门自焚”伪案已被国际教育发展组织鉴定为中共一手导演的伪火，其中诸多疑点：在事件发生不到一分钟内，有四个灭火器同时出现；自焚录像显示刘春玲被一穿军大衣男子用重物击打并倒地；王进东“自焚”时，两腿间放着的装满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燃烧下竟然完好无损；刘思影作了气管切开手术，却能在被采访时用清脆的声音唱歌，违背医学常识。另外，根据台湾大学语音技术鉴定，自焚现场的王进东和一年后《焦点访谈》采访的王进东不是一人。条条剑指这一新闻造假。

精神病患者傅怡彬杀人案、浙江毒杀乞丐案则是利用精神病人造假的两个典型案例。前者事实真相是，傅怡彬是一个有很长精神病史和暴力历史的精神病患者。是他精神病的发作造成了这场凶杀案。美国精神病专家 Viviana Galli 医生说：“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精神病案例。”曾经认识傅怡彬邻居的马瑞金女士也证实了傅怡彬早就患有精神病。

2003年6月26日的“浙江毒杀乞丐案”，是新华社继2001年12月16日傅怡彬杀人案后，再次利用精神病人制造恐惧、欺骗并煽动民众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又一恶性案件。事件发生后，新华网声称此案于7月1日晚已告破，并称“犯罪嫌疑人陈福兆系一法轮功分子”。然而7月3日追查国际调查员调查时，当地政府部门的人员（县宣传部）肯定地表示案子未破，没说凶手是法轮功。当事人陈

福兆有精神障碍，这一点陈的父亲都予以了证实。

三起恶性案件虽然都属诬蔑，却挑起了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和使迫害加大加深。如仅“自焚案”的抛出，很多普通百姓就被媒体欺骗由同情法轮功修炼者到认同镇压，此后所发生的致死案例明显增加，据不完全统计，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由原来的173名（从镇压至自焚伪案前的18个月）急增至881名（从“自焚”伪案至2004年1月的36个月间708名被迫害致死）。而延续至今的迫害，令每个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人都深陷苦难的深渊，更有无数人被迫害致死致残致伤，这些都与这些妖魔化宣传有着不可分割的作用。

两起精神病人杀人案都发生在鲁炜升到新华社并担任要职的时候（2001年底和2003年）。如果不是靠着这些谎言的输出铺路，鲁炜的仕途恐怕也不会这么顺坦。当新华社记者被国际社会调查员追问为什么不顾职业道德而造假时，有的记者就明确表示：“关于法轮功的文章都是指派，自己不会主动去写。作为记者，写什么，不写什么，报社的老总来安排你，上边叫我去采访就要去，说哪个不写还不能写。”而哪些能写哪些不能写，是要看哪些能采用输出哪些不能采用输出的，作为新闻管制和新闻输出的总负责人，鲁炜是严格执行了中共江氏的指令的。

但也正是因为这些谎言的输出，鲁炜犯下了滔天罪恶。新华社和新华网长期以来充当中共当局及江氏集团的舆论打手，在非法镇压法轮功中发动全民洗脑的宣传攻势，诋毁诬陷，捏造罪名，编造谎言进行仇恨煽动，为残酷迫害推波助澜，粉饰施暴者、妖魔化受害者，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邪恶、血腥和残暴镇压的重要杀人工具。作为新华社的主要负责人，鲁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罪不容恕。（节选）（文/文馨）◇